

西洋  
映像  
手记

二十九日记

香山恭。光緒九年四月廿九日。到京。美商  
清及本國所用之器。均系歐美諸國之製造。即有  
本國所造之物。亦復相似。此為新近之業。一經應用。則無所不至。  
金紫星。一面。

光緒九年  
種。自別魯金  
洋。由李傳朴

二十九日記

日南印度  
人。分次運。茶  
費。船。通佈  
黃金八千八百  
美金。足。造鋼鐵  
用。鉛。等物。  
前年。台灣  
水性船。每艘  
四十。長一百五十尺。寬二十尺。中深六尺。載利。總長四十  
尺。每噸。淨重。五十五。每艘。每噸。淨重。五十五。  
前年。也。購阿羅丁。日本。茶。一千。利。價。五百。利。總。五百。利。總。  
海。船。一隻。用。現代。演。模。一隻。總。要。總。利。總。利。總。

八月庚辰。記

香山恭。光緒九年五月。到京。慈禧。光緒。兩君。設。兩批。

薛福成／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出使四国日记 / 薛福成著；宝海校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

(西洋映像手记)

ISBN 978-7-80230-470-3

I . 出… II . ①薛… ②宝… III . ①游记－英国 ②游记－法国 ③游记－意大利 ④游记－比利时 IV . K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572 号



李雪涛 / 主编

# 出使四国日记

本书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醉六堂石印本

《庸庵全集》校注

薛福成 / 著  
宝 海 / 校注



薛福成

(1838~1894)

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

——薛福成：《治平六策》

#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

## ——“西洋映像手记”序

李雪涛

形象学 (Imagologie) 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sup>①</sup> 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 20 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 19 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

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马丽·卡雷 (Jean-Marie Carré) 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间的相互诠释”<sup>②</sup> 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 (Paramārtha)、不空 (Amoghavajra) 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南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 (Raymond S. Dawson) 在《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 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sup>③</sup> 与我在本

① W. Kubin (Hrg.), Mein Bild in deinem Auge - Exotismus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 China im 20. Jahrhundert (顾彬主编《你眼中的我的形象——20世纪德—中文学中的异国情调与现代化》), Darmstadt, 1995. S. viii.

② 转引自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 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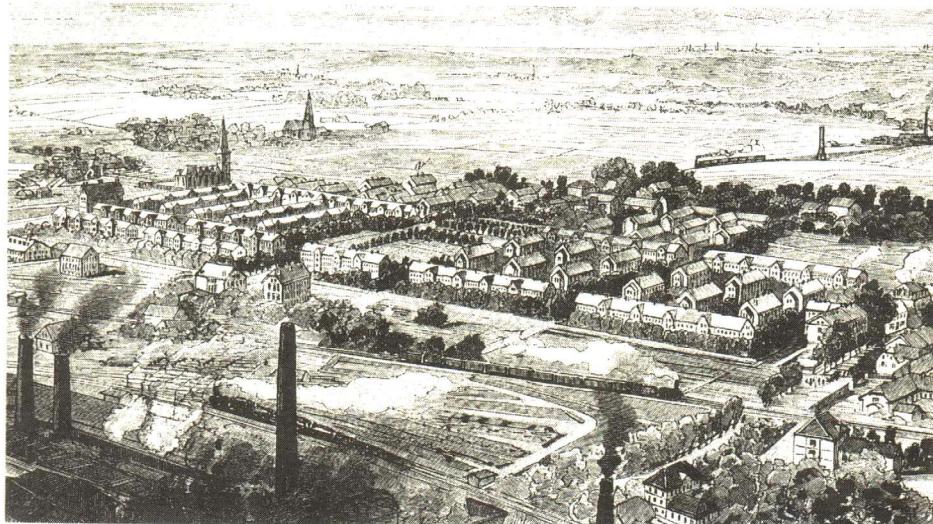
③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常绍民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第 16 页。



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J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





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sup>①</sup>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间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sup>②</sup>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来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

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sup>③</sup>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sup>④</sup>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

① 莫哈：《史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29页。

② (清)郭连成：《西游笔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③ U. Weissstein, *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比较文学导论》), Stuttgart, 1968, Kapitel 4.

④ 转引自钟叔河著《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第562页。



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sup>①</sup>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sup>②</sup>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sup>③</sup>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

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人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sup>④</sup>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①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第583页。

②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第419页。

③ 雪峰蕴文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7，页904a。

④ 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6页。



## 目 录

### 咨呈

008

### 自序

009

### 凡例

010

### 卷一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至闰二月二十九日)

011

### 卷二

(光绪十六年三月朔至五月二十日)

063

### 卷三

(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初十日)

109

### 卷四

(光绪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日)

163

### 卷五

(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197

### 卷六

(光绪十七年正月朔至二月三十日)

239

### 跋

287

### 校注后记

291

## 咨 呈

钦差、二品顶带、大理寺大堂、出使英法义<sup>①</sup>比国大臣薛，为咨呈事：

窃查接管卷内，光绪四年<sup>②</sup>八月十六日贵衙门咨行“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数年以后，各国民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等因。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本大臣于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sup>③</sup>由上海起程，一路访察外洋各埠情形，随所见闻，据实纂记。莅任以后，驰驱英法义比四国，又逐事考求，于各国形势，政事风俗，观其大略，编录成帙。

惟日记虽体例不一，而出使情事无甚歧异。查前出使英法大臣郭，及前出使英法大臣曾，俱有日记，所纪程途颇已详备。若但仿照成式，别无发挥，雷同之弊，恐不能免。此一难也。出使之职，固在联络邦交，至如覩国势、审敌情，贵

能见其远者大者。而事之真伪虚实，得失利病，本不易辨。或拘于一隅，而不能会其通；或震其一端，而不能究其极。若但掇拾琐事，见其粗而遗其精，羨所长而忘所短，津津铺叙，舍己芸人，无关宏旨。此二难也。中西通好，本系创举，非繫四千年之史事，观九万里之全势，无以通其变而应其机。偶有论说，抑扬稍过，恐失其平，或致议者之反唇，或启远人之借口。必斟酌夫理之当然，势之必然，权衡轻重，不可稍有偏倚。此三难也。有此三难，最宜审慎。

本大臣奉使之余，据所亲历，笔之于书。或采新闻，或稽旧牍，或抒胸臆之议，或备掌故之遗。不敢谓折衷至当，要不过于日记中自备一格。始于庚寅<sup>④</sup>正月，迄于辛卯<sup>⑤</sup>二月，分为六卷，用西洋糖印法，饬员楷录，印订六册，由文报局附邮寄送。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sup>⑥</sup>

① 指意大利 (Italy)。

② 1878 年。

③ 1890 年 2 月 1 日。

④ 1890 年。

⑤ 1891 年。

⑥ 1892 年 1 月 19 日。



## 自序

光绪十五年<sup>①</sup>，为今天子亲政之初，福成奉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未及行。越明年二月，始抵巴黎，由巴黎至伦敦，四月至伯鲁色尔<sup>②</sup>，又明年至罗马。既已奉宣德意，并撮其事机之大者，入告于朝廷，亦以咨谋询度之余，为日记六卷。大较由考核而得于昔者，十有五六；由见闻而得于今者，十有三四也。

义、比新造之邦，未遑远图。英人通商，法人传教，已遍内地，交涉纷竞，视他国为甚。其分属英、法之缅甸、越南，尤逼吾南服。我不能闭拒阻遏也，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不图所安，非所谓狃于积习，粉饰自欺者欤？大抵今古之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矩天下，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往者，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然亦有效有不效。何也？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而不在彼也。



至于风俗政令之间，亦往往有相通之理。试观其著者：其条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必其国之所以兴；其反乎我先王故籍之言者，必其国之所以替。即其技艺器数之末，要亦随乎风气之自然，适乎民情之便利，何新奇之有焉？吾闻管子之言曰：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然则天下之善知人长者，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

海外之国，崛起者五六，虎视而鹰睨，殆未有所定。或者形格势禁，惮于发难，先动者得祸，故莫敢妄举邪？孟子曰：及是时，明其政刑，谁敢侮予？福成以为时不可失者，无有切于今日者矣！

凡斯编所言，要有所致意。然太史公讥张骞使西域不能得要领，庸讵知我所谓至要，人固以为非要；我所谓非要，人固以为至要乎？是则非福成所敢测矣！

光绪十七年十月朔日<sup>③</sup>，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二品顶戴、大理寺卿、无锡薛福成自序。

① 1889 年。

②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③ 1891 年 11 月 2 日。



## 凡例

一、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永叔《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后世纂日记者，或繁或简，尚无一定体例。窃谓排日纂事，可详书所见所闻；如别有心得，不妨随手札记，则亭林顾氏《日知录》之例，亦可参用。

一、郭筠仙侍郎有《使西纪程》、曾惠敏公有《出使日记》。大抵详于所历程途，间抒议论；既抵英法之后，即皆戛然而止。此书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为名，必俟遍聘四国之后乃可终卷。自庚寅正月起，至辛卯二月止，并闰计之，凡历十有四月。述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网旧闻。凡瀛环之形势，西学之源流，洋情之变幻，军械之更新，思议所及，往往稍述一二。

一、日记为出使而作，揆之体例，似当但就四国所见闻，随事详书。然中国所以遣使之故，在默察西国之情势，亦期裨益中国之要务也。若未能开拓心胸，综揽全局，既乏审机观变之识，更蹈舍己芸人之讥，殊失出使本旨。是以此书于四国之外，所闻关系中国之事，必详记之；即所闻关系各国之事，亦详记之。以示使职所当留心者，实非一隅一事可尽。

一、顾氏《日知录》之例，凡诂经评史，以及论时务、考掌故，偶获一义，皆可纂录。此编既为出使日记，自不能不稍示限断，必于洋务关涉者，始笔之于书。即有偶读邸抄、阅新报而记之者，亦因其事关系时局，不能不录。

一、英、法两馆存卷，自光绪丙子<sup>①</sup>以逮庚寅<sup>②</sup>。中外交涉，尽多关系重大之事。爰竭数月之力，发

而观之，摘其大凡，随笔纂录。所以此书首尾虽仅历十有四月，而交涉要件之可考者则已阅十有五年。使职固非一端，亦可稍知梗概。

一、凡事有一定格式，得其格式，事乃易办。中国遣使，本系创举，求之古书，并无成式可循。兹编于国书颂辞，无不详载，以存体制。至与外部往返洋文照会书信，间亦译登一二，用示格式，并可徵中西文法之稍有不同。

一、所记国书颂辞，意在备存格式，所以遇君主等字样，均照原式抬写。此外如君主及伯理玺天德等字，皆可不抬。以此书专备吾华人记览，并无与彼国人交涉也。详玩约章，意自如此。

一、凡关系出使典礼，除呈递国书外，如：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及冬至、元旦，皆望阙遥贺；使臣初到时，前任使臣跪请圣安；前任使臣回华时，使臣寄请圣安；皆谨志之，以资考证。又如主国君主及伯理玺天德延请宴会，暨朝绅会、朝着会、听音乐会、观舞会，亦必记其梗概，用昭从俗从宜之义。

一、日记虽排日编纂，然一岁之中，或值酬应繁冗，公务紧要，未必能整日闲暇。或积数日并无见闻，亦无新义。若必按日勉为纂记，非失之赘，即失之虚。兹编往往于一日中记至一二千言，或阅一两日无所记。今并仍其旧，以昭核实。

一、阴晴风雨，随地不同；况外洋之晴雨，更属无关紧要。然此为行役者之难易苦乐所由分，故凡在途之日，所值阴晴风雨皆详志之。迨抵巴黎后，则不记。即由法至英，至比，至义，轮路迅捷，多择晴明之日，亦可毋庸赘记。

① 1876年。

② 1890年。



卷一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至閏二月二十九日】

西洋映像  
手記



卷一

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十一日<sup>①</sup>记

出使四国

光绪十五年四月，福成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之命。五月二十一日<sup>②</sup>陞辞请训，并奏准赏假两月省墓。六月初一日出都，道出津沪，皆小作勾留，二十三日始抵苏垣。是时，因无锡无房屋可居，故眷属暂寓苏垣也。而伯兄抚屏，因中风不语，已奏请开副都御史缺，亦于五月杪出都，六月十五日抵无锡。福成于二十八日回锡，则伯兄病已革矣；七月初二日，遂至不起。赶为料理丧葬事宜，并至仁村寺头各乡省墓，以九月杪蒇事。方拟十月初旬出洋，而疟疾遽发。调治弥月，甫经痊愈。新病之后，湿热乘虚下注，两脚肿痛异常，又医治旬余，乃以十一月十四日力疾抵沪。酬应稍烦，感受新寒，复于二十一日大吐大热，勺水不能进口者五日。皖人周汝诚(字道明)，良医也。延之制方，颇见明效；又善调理，以培养本原为主，方拟于十二月十四日乘坐法公司“扬子”轮船启行，已购船票矣，忽接前任出使大臣刘芝田中丞来电云：德法时疫正盛，英亦传染，望明正起程为妥。同时李傅相亦接是电，遂为电奏请旨。接准电开：“奉旨，李鸿章电奏请旨已悉，薛福成著准于明正起程，钦此。”因复居沪静养一月，购定法公司“伊拉瓦第”船票，以是日戌刻登舟。

因病推迟

再次延宕

随行诸人

眷属同行者，内子与第二女也。参赞则候选知县许珏静山，随员则廪贡生顾锡爵延卿、举人赵元益静涵、直隶候补县丞钱恂念劬、优廪生张美翊让三、浙江候补盐大使杨振镳叔平、江苏候补县丞沈翊清通梅、候

① 1890年1月31日。

② 1889年6月19日。

选通判左运玑子衡、候选府经历潘承烈景周，翻译学生则举人胡惟德馨吾、候补千总王凤喈仪亭、附生王丰镐省山、同文馆学生世增益三、监生郭家骥秋坪，供事则候选直隶州王锡庚鹏九，武弁则赵占魁、王铎也。

其余尚有家人二名、庖丁二名、成衣一名、整容一名、女仆二名、婢一名。复有参赞、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公度，翻译、候选直隶州知州那三华祝，籍隶广东；随员、内务府员外郎联豫建侯，赴粤省亲：皆订明在香港守候。随员、补用直隶州知州王咏霓子裳，在丁忧期内，订明俟明年服满出洋；学生、举人陈星庚钧侯，俟会试后出洋。

“伊拉瓦第”船能载三千五百三十二吨，在公司船中号为中等。其大者能载四千三百吨。闻法国公司船在中国海面者共有十余号，约计成本五六百万金，揽载客货所入尚不敷所出，由国家每年津贴一千三百万佛郎<sup>①</sup>，盖其意在练习水手，俾熟谙海道沙线，为用武之备也。伊拉瓦第一作伊鲁埃提，又作厄勒瓦谛<sup>②</sup>，即缅甸大金沙江之别名，在暹罗<sup>③</sup>湄南河之西、印度恒河之东南，流入马尔达般海<sup>④</sup>湾。法公司船，大抵以地球诸大江为名，如“扬子”等船是也。船长一百二十七法尺（每一法尺即一迈当，合工部营造尺三尺有一寸）<sup>⑤</sup>，广十三法尺有半，马力二千四百匹，气力（气力即压力）得马力四分之一，吃水七十二法尺，每一点钟行十四海里（每三海里抵中国十里）。船主布礼戴，乃法国水师中之有官级者，派充公司船主。其管事及水手等，并系水师中员弁兵士，俾在海面练习风涛、沙线、驾驶、测量等事，其用意亦深矣。法公司船，行澳大利亚及马达加斯加者，八；行中国日本者，十三；行安南者，五；行大西洋者，六；行地中海者，二十五。共五十七艘。已有船名，造而未成者，五艘。

伊拉瓦第  
号轮船

① 法郎 (Franc)。

② 今译“伊洛瓦底”。

③ Siam, 今泰国。

④ 安达曼海。

⑤ Metre, 米。



十二日记 晴。

已初展轮，已正二刻出吴淞口，南行。申初，入浙江境，望见诸岛，西名果腊夫(近普陀山)。船主至此始自能识途，不须引港人矣。酉正，过镇海口。两山对峙，形势自雄。舟右视虎蹲山塔灯甚近。入夜，风浪较大。

十三日记 晨，微雨；午后，晴。

午前舟颇簸荡，晕者吐者较多。舟南行，偏西二十七度。午正，在赤道北二十六度三十一分，北京偏东四度八分(即巴黎偏东一百十七度十七分)。戌正初刻，舟右诸山绵亘，已抵福建泉州境，盖当台湾之西北云。自昨日午正至本日午正，共行三百三十二海里。寒暑表六十三度。(每日寒暑但记午正。)

十四日记 晨，大雨；午后，晴。

风浪平静。辰正过汕头。巳刻，舟行偏西七十四度。舟右诸山隐约。午正，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八分，北京偏西一度二分(即巴黎偏东一百十三度五十七分)。自昨午至本日午正，共行三百四十一海里。寒暑表六十七度。复行一百二十七海里，戌正抵香港下碇，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五分，北京偏西二度十七分。由上海开行，越六十点钟而达此，计程八百七十海里。

香港与九龙山对峙，山势四面迥抱，极占形胜。英人以为绝好“哈勃”，涎睨已久。——“哈勃”<sup>②</sup>者，译言航海避风处也。道光壬寅年<sup>③</sup>为英所据，初只一荒岛耳，周围仅数十里；英人招徕垦辟，尽力经营，遂成巨埠。洋楼攒倚山岭如蜂窝，有上环、中环、下环之名。其内大

香港概况

① 1890年2月1日。

② Harbor，港口。

③ 1842年。



街名维多利亚，尤为贸易总汇。瑰货骈集，阑闔云连。居民凡十二万人，船户三万人，总计十五万人。内西洋人仅有三千，其余皆华民也。又水陆操练兵三千，由英调来。香港为闽粤逋逃薮，虽与粤垣相距咫尺，而华洋隔绝，中国官不能拿问；必须设一领事官，严缉奸宄，保护商民，既合公法，最于中国公事有益，然前任使臣屡争之不能得也。此事当相机待时而行之。

#### 十五日记 晴。

寒暑表七十四度。翻译那三华祝、随员联豫建侯，由粤省来登舟。余遣那华祝、世益三，先赴英总督署中，告以将订时往拜。午正二刻，英署以小火轮来迓。抵岸，英兵约七八十名排队作乐为礼，炮台声炮十五，以轿迎余至署。余与总督傅卫廉相见，各道寒暄数语。傅君言：仰慕已久，渴欲一见。并言驻港二年，身体不甚舒畅，拟附下次法公司船回国养病。申初三刻，傅君率将弁澳屏、翻译官梅埃，来船答拜。坐谈片刻，款以酒果而散。香港有学堂，有监牢，郭筠仙侍郎已记之。又有兵房，有大花园，有博物院，随员等皆往观之。香港对面有船坞，似另建一小岛上，盖与九龙山相近。余欲往观而未得暇，望见之焉。

拜会港督

#### 十六日记 晴。

寒暑表七十四度。参赞黄遵宪公度，携一子一仆由嘉应州来登舟。午正一刻，开行。未初二刻，出口。风顺船平，水见黑色。

西士傅兰雅<sup>①</sup>，纂《格致汇编》，介赵静涵请序于余。余以沪馆事冗，即嘱静涵代拟一稿，已为点定，送交傅君矣。兹者，风和日丽，舟平如砥，复取前稿讽玩数遍，酌加删润，附志于此。序曰：

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其根

<sup>①</sup> John Fryer (1839~1928)。

